

陳布雷二三事

● 李白虹（前台灣新生報業公司董事長）

「危難死生彰大節，
文章志業共千秋」

陳布雷先生文章華國，志行高潔，多年輔助蔣總裁中正，主持幕僚工作，先後擔任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一月十三日，正值大局情勢逆轉之際，突然自殺逝世，當時對國內朝野人士造成了極大的震撼。我曾追隨布雷先生任侍從室上校秘書數年，緬懷風義，悲感萬端，特就體認所及二、三事例，略加追述，以表感念之忱。

萬古艱難惟一死

陳布雷氏自殺的動機為何？在最初數日國人多不明瞭，難免有所揣測；直至設奠弔祭之日，中央公佈了他所遺「上總裁書」二封，讀後才有了深切了解，茲特抄錄原文如下：

第一封遺書

「介公總裁鈞鑒：布雷追隨二十年，受

知深切，任何痛苦，均應承當，以期無負教誨。但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後，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實已不堪勉強支持。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而自驗近來身心，已無絲毫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尸位，使公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誤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己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毫無價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純屬心理之失常。讀公昔在黃埔斥責自殺之訓詞，深感此舉為萬萬無可諒恕之罪惡，實無面目再求宥諒，縱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責（編按：讀省，病也）沉自問平生，實無絲毫貢獻可言乎？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惟公善保政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民主義之成功，而庇護我四億五千萬之同胞。回憶許身麾下早置生死於度外，豈料今日乃以畢生盡瘁之初衷，而蹈此不負責之結局，書生無用，負國負公，真不知何詞以自解也。夫人前並致敬意。」

第二封遺書

「介公再鑒：當此前方捷報頻傳，後方秩序漸穩之時，而布雷乃忽得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憂勞，反貽公以刺激，實萬萬無詞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動於數年以前，而最近亦起於七、八月之間。常誦『瓶之傾兮，惟壘之恥』之句，抑抑不可終日，黨國困危至此，賤體乃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無補危時。韓愈有言：『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媿媿。』布雷自問良知，實覺戰時不應無感激輕生之士，而此身又非自效危難之身，長日回皇，慚憤無地。昔者公開葉舉誠總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聞所見於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傳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蔑者不知凡幾。回憶在渝，當三十二年時，公即命注意敵人之反宣傳，而四五年來布雷實毫無盡力以挽回此惡毒之宣傳，即此一端，已萬萬無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純潔質直，除忠於我公之外，毫無其他私念，今乃以無地自容之悔改，出於此無可諒恕之結局，實出於心理狂鬱之萬不得已，敢再為公陳之。」

細讀以上二封遺書，情詞沉哀而懇摯：第一封遺書之重點在說明基於本身之原因，係「飽受刺激」，「神經極度衰弱」，「不堪勉強支持。」據悉他每夜必服安眠藥始能入睡，如此身心交瘁，故「盡瘁艱難歸一死」，亦是死得其時，死得其所。第二封遺書之重點則在以一死喚起中國國民黨高級黨政幹部之警惕與反省，例如所述「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姘媵。」「戰時不應無感激輕生之士」，以及他表示未能盡力以消除敵人惡毒宣傳之自責心理，則布雷先生之捨生警世，正有如蔣總裁所謂「千秋氣節久彌著，萬古精神又日新」也。

風流儒雅亦吾師

布雷先生對待從室同仁中、青年後進，均表現循循善誘輔導培植的教育家風範。我進入侍從室係經由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張秘書長厲生的介紹，於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晉見布雷先生。他是一個非常謙虛誠懇和藹可親的長者。他首先表示：委員長侍從室需要能協助處理政務性公文的人才，尤其歡迎青年同志參加工作。我當時就簡略報告在北大就學時期曾從事反共的學生運動，擔任華北日報社論撰述，人民評論主編，及先後參加南京中央黨部，武漢軍委會政治部，重慶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工作，最后面陳所撰寫中國國民黨中央全會政治報告決議案草案等文件。布雷先生當表示嘉許之意並謂

關於工作事當報請蔣委員長核示。

附註：布雷先生逝世後其弟陳訓奮先生代為整理日記，發現尚未公開發表之日記下冊中記述有關我晉見談話之事項，特複印給我，留作紀念，其原文如下：

「五月十一日：：九時卅分李白虹同志來訪，李為四川合江人，厲生所介紹，在黨政考核會工作，見解通達，態度甚佳，可造之才也。談約五十分鐘而去。」即此寥寥數語，已表露其輔導培植青年後進之心意。

五月十九日奉布雷先生來函，原文如左：

「白虹同志大鑒：日前罄談，殊深快慰。承寄示近著多種，雖窺豹一斑，而兄之條理明晰，文字暢達，固知名下無虛矣。敝同事陳芷町兄亦對兄深致企佩，不知兄有意與之一罄談否？倘日內有暇，請於星期三、四下午四時許（以星期四尤便）移駕至中三路德安里侍從室四組一訪芷町兄，彼必竭誠歡迎也。順頌 時綏

弟 陳布雷頓首五、十九日晨」

我應約準時前往訪晤陳組長芷町，渠個性爽直，並不多事寒暄，直接概述第四組經辦所有各部會呈委員長之政務性公文，可簽註意見，但須以委員長之心為心，審度當前國家處境，剖陳利弊得失，並掌握「膽大心細」「絕對保密」之原則。

稍後又奉侍從室通知，蔣委員長在官邸召見，當時因軍務繁忙，對我僅作簡單垂詢

七月十一日布雷先生復來函，略謂「日前委座約見吾兄後弟即簽請委任兄為侍從室四組上校秘書，業奉 批准發表，此後得共晨夕，何幸如之。」

我進入侍從室工作期間，正值對日抗戰緊張階段，第四組陳組長分配我簽辦一般性政務公文，包括內政、司法、水利、僑務、社會（「含賑濟」）與行政考核等部門。布雷先生信任陳組長之經驗與能力，並勇於負責，因之，我簽辦公文時僅與陳組長研商後擬辦，由四組決定即繕正呈表。經布雷先生閱後蓋章，呈委員長，故時間迅速效率甚高。

第四組辦公室，鄰接蔣委員長官邸，布雷先生則為靜心撰寫委座交辦之文稿，另住美專街之簡陋房屋，與所屬侍從室第二處第五組辦公室鄰接，該組由陶組長希聖負責，就近提供有關歷史、地理及其他特殊政治問題（如中共黨政情況）之參考資料。布雷先生雖日夜忙碌，仍不時到第四組面詢同仁生活情況，親切如同家人。曾憶某日李秘書惟果持有布雷先生囑轉交我閱讀之「吳肇甫文存」，其用意當在提示我學習桐城派文章之簡嚴整潔。又如在開羅會議前夕，委員長約請某大學教授講述「十字軍東征」問題，以及委員長在用餐時間藉便垂詢戰時對國內外宣傳及民主同盟組織活動等問題，布雷先生特安排由我陪往旁聽，實均寓有「身教」之

意義。

獨掩陳編甲興廢

我生長在四川鄉村，深感當時基層政治之腐敗，影響抗戰後方之動員力量，特於公餘之暇，撰寫有關改進縣地方自治之建議意見，大意為運用黨團力量，爭取一般群眾，掌握地方選舉，以選拔賢能之士，厚植民主基礎。此意見書經陳組長芷町轉呈布雷先生旋奉復一詳函如后：

「白虹兄大鑒：此意見書已加核閱，較之中央黨部在全會提出之案切實得多。兄於公務冗繁之中，乃能精心研究此一問題，無論如何，熱忱已可使人感佩。弟誦之，殊喜兄之負責盡瘁，能為黨國大計而用心也。然今日加強推行地方自治各種基礎條件，殊不具備，尤其縣以下之本黨基層組織毫無基礎可言，確無一個配得上「建國大綱」所稱完全自治之縣，亦確無一個能掌握黨員、收攬地方有力人士之縣黨部，並町兄所見確是實情，並非灰心短氣之談，尤其近來反對本黨建國程序之言論趨勢日強，此時欲澈底執行公職候選人考試檢覈，已不比兩三年前，而為衝「逆流」以渡險灘，其事甚難，而其效甚少。至於運用黨團透過民意，以發生汰劣留良作用，更非咄嗟可望。故惟一希望即在首得優良而明主義之縣長以倡導之，第二步希望逐漸充實縣黨部而健全之。舍此以外，均將只有希望而無著落。此非弟年事稍長

勇氣不足，實因透視大明，反而覺得逡巡不敢下斷語也。然兄之此作，亦並非高調，而且二之（一）（二）均為扣定實際之議，以此見兄之有心解決問題，彌可喜也。披閱既竟，率書所見以告。惟心鑒之。

布雷上五、廿九夜一時

布雷先生此函，事實上係指我所提建議意見，未能切合實際，正如陸放翁所謂「早歲那知世事艱」；但其全篇措詞一再表示嘉

慰與鼓勵之意，真是用心良苦。迄今撫讀遺篇，仍不禁愴然淚下。

布雷先生早年曾從事新聞工作，（筆名畏壘）與大公報張季鸞為文字之交，在言論上力持正義，對輿論界具有深遠之影響。我忝為新聞界一小卒（曾主持台灣新生報七年），每年均參加布雷先生忌辰新聞界同仁的追思集會，「典型在夙昔，古道照顏色」，尤令我永懷風義無時或忘也。



作者李白虹（右）任台灣新生報董事長時與外賓美國喬治亞州亞美利卡市長合影。